

凉茶故事

王国华

我蹬着自行车,汗流满面地爬坡。那是春天,没多么热,是心里焦躁。而且我根本没爬坡,地势稍高一点而已。初到深圳,人生地不熟,不知为何,走路都觉得像是在爬坡。

这个叫作凤凰岗村的地方,在一条主街的后面。以我在北方生活的经验,应该是人影寥寥,两个老头呆坐小巷深处,死盯着偶尔经过的行人。待我走近,差点惊着。却见店铺林立,人群动态地拥挤。我仿佛进入了电影画面,在香港老片中的庙街闲逛。那勃勃生机,繁华与嘈杂令我几乎忘记自己是谁。八年之后的今天,嘈杂已变为整洁,喧嚣也已沉寂。此处与其他城市的街道已没什么区别。

抬头看到一个凉茶店,黄色的招牌。赶紧下来,点了一杯。我呼哧带喘,恨不得像犬只一样伸出舌头来散热。

里边的清爽小姑娘问,现喝还是带走?答,现喝。

她拿起一个铁壶,一个塑料杯子,倾倒。递给我时说,小心烫。

这不是凉茶吗?

凉茶是热的。

随后,她递过来火柴盒大小的一个塑料袋,内装两根切成条状的橘皮。说,茶是苦的,喝完之后再吃。

树荫遮得我身上黑一道白一道。我站在路边的榕树下喝那杯“凉茶”。真烫,只能一边吹去不断散发的热气,一边小口、转圈喝。真苦,浓厚的苦。口腔里除了苦,别无他味。咬着牙喝完,就像吃了一张苦涩的饼。打开塑料袋,把橘皮扔进嘴里。可感觉到两件物品在口腔中鏖战。淳朴的甜迅速战胜了厚重的苦。苦拖拖拉拉不肯走,反衬得回甘更甜。

热茶为何叫凉茶?不便问别人,自己想出了答案。苦茶性凉,驱暑气。以性为名,而非口感。名不副实还是名实相副,看你从哪个角度掂量。

另,凉茶不是饮料,是一种汤。饮茶,如喝中药汤。早年间,岭南乃烟瘴之地,养成粤人重食疗和汤汁的传统。我对中药中医无成见,只对今日中药心存疑虑。以前某地产某草,偏执于某地。现在凡能栽种处皆栽种,或速养速生,以更多谋利。地理环境发生变化,构成元素发生变化。且今日之日月,也远非当年之日月。草药的名字、体貌与当年无异,内心肯定是变了。如同十三世纪一个人,和二十一世纪的人,一个脑袋里装着农耕技巧,一个脑袋里是抖音的乐趣。命两个人去办同一件事,处理起来怎能不大相径庭?

但我对凉茶始终有一种身不由己的信任。

凉茶店面多在街边拐角处,楼下早餐铺子旁,而不是大超市,感觉它离你很近,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店主无论男女老幼,都站在柜台后面,手提黑色(有时是银白色)铁壶,随叫随“倒”,而不是冰箱里拿出来的工业成品。它是专门针对你的。它有体温。店主在那里,和你四目相对,彼此确认过眼神。

凉茶多现场喝完,也有瓶装带走的。我曾专门买过几瓶。也许是那种

苦热激发了味觉的挑战欲。

店主看出我是外地人,特意提醒,回去放到冰箱里,今天晚上就要喝完,不能放到明天,会变质。习惯了店主对买主的各种迁就,乍听到这种提醒,忽然心中一动,想到一词:有所不为。现代经营,多讲究顾客是上帝,他想怎么样就能怎样。卖家必像变戏法一样满足其各种妄想。你问,凉茶可以放到明年喝吗,他回答“能”,才政治正确。一时做不到,便是失职,要自责。有所不为者,需要经营者有一点执拗。在我这里,有些东西,还真是花钱买不到。您得按我的规则来。你可以说我一时达不到尽善尽美,但我对这缺陷负责。不忽悠你。

还有一种不为:虽是药补,不包治百病。

凉茶只是一个总称。细分若干种,如蜘蛛抽丝一样,看到开头,看不到结尾。

随手抄下几种:舒喉(金银花、胖大海、桔梗);清感(金银花、薄荷叶、淡竹叶);祛湿(鸡蛋花、金银花、菊花);干咳(罗汉果、桔梗);实火(金银花、菊花、蒲公英);清肝(金银花、蒲公英、甘草)……

谁搭配谁,针对什么症状,都是有严格配比的。凉茶之可爱,如数个银针摆在面前,一个针头对准一个穴位,不可乱扎。把菊花变成甘草,症状由“实火”变为“清肝”。何为“实火”,何为“清肝”,这里有什么门道,说不清。不明觉厉。那个始终能倒出热茶来的水壶,仿佛有无穷魔力。一看到它,胸中块垒渐渐委顿。

其实店主怎么写,并没多少人较真。只要你言语足够玄乎,重复百遍,早晚有人相信。世上的信仰,哪个不是这样形成的。他就那么一说,你就那么一听。大家习惯了说者无心听者无意。啜一口,反正都是苦苦的。

我不懂医,有一种看上去很拽的热汤摆在面前,心里便莫名踏实。本来只为解渴,不为治病,若有点疗效,乃意外所得。每当店主问,你要哪一种茶(或有何症状)时,总感念他比我认真,一直关心着我身体的一点点小变化。

我想当然地认为,凉茶店有无数的水壶,每个壶里煮着一种不同的药。专等我汗流满面地赶来。忽然有一天发现,店主抄起的那个水壶,倒出来的其实只是开水。壶常年累月在电磁炉上放着,保证随时有开水。他的凉茶,说穿了就是冲泡。他面前的抽屉里摆放着各种专门的茶包,就像宾馆里准备的那种。将其撕开,放进杯子里,以水冲之。也就是说,凉茶只是一种冲剂。

那一瞬间,体温一下子变凉,心想,还是被骗。

现在我已释然了。仿佛和女朋友吵过一架,互相增进了了解与理解。她本来就是那个样子。是你自己多想。非要赋予她更多外延。人家不过是做个生意,能有这样一个亲切的态度,已很不错。

在炎热的夏天,我还是要饮凉茶。否则还能怎么样呢?



天地之间 许金梅 摄

精致男人

李贵平

我曾经把精致男人当做生活的指明灯,仰望他们浮在空中的光芒。但跟风多年我颯洄发现,自己一点没精致,反倒粗糙起来。

犹如一千年出一个爱因斯坦,八百年出一个李白,精致男人是俗人江河里一股没有泥沙的清流,是从互溶液体里提炼出的蒸馏水,是从砂砾里淘出的金子。他们举手投足与日月同辉,又不允许日月带来半点阴影。

精致男不一定是敷面膜修眉毛,嚷着用小手拳打你肚肚的娘炮,外观跟你我瓜群众差不多,但骨子里的差别,可以大到金城武和潘长江的长相。

这些人对俗世生活不屑一顾,而是仰望星空,高高在上,除了无法控制心跳、打喷嚏、说梦话这类该死的生理反应,一切都严格掌控,为自己的生活工作套上精准的尺子。喝酒、抽烟、玩牌、想女人,那是浪费生命;烧烤鬼饮食含三苯四丙吡,可能致癌;汽水可乐含磷酸碳酸,没准伤肝;下雨天绝不走屋檐下,因为天上不掉林妹妹而掉广告牌……

说说饭局。精致男虽精致也食五谷杂粮,也赏脸惠顾朋友的饭局。但精致男不太精致的是,友人轮流做东,流觞曲水轮着转,转到他却流水落花春去也,好比敌人来了卡宾枪要么卡壳,要么没子弹,年年月月,理由不绝(敌人竖拇指冲他一笑:聪明)。我怂恿说你勇敢点发次招吧,不会要命的。他呵呵呵呵说随意随意。

另一类精致男不同,你今天请他吃碗红汤抄手,他明天务必还你一碗扬州炒饭,井水不犯河水,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。领薪水后,他掐指算半天跑去问财务:您少发了九块七加班费吧?

精致男也抽烟,但从不自带烟,不像巴顿将军那么大的官还亲自挂个手雷。我有个围棋朋友,每次对弈都得替他多揣烟。那天遇一死局,我信手只给自己点燃一根琢磨对策,他坐立不安

瞪眼张嘴,好像《神雕》里口喷枣核杀人的裘千尺。原来我错了,怎能吃独食?

精致男晨起后在小区走路245步,听雀鸟鸣叫167声,闻新鲜空气113口。他们出入大门精准到位,犹如摩萨迪特工搞完暗杀完美撤退,绝不拖泥带水一分一秒。

精致男迫不得已外出旅游,标配打扮是雪白衬衫扎在黑色皮带里,手提不锈钢玻璃茶杯踱着方步,太阳再大也不戴墨镜(那是旧上海滩青帮的作派),单反相机从来不给别人拍摄。他们蔑视在红场嘭嚓嚓“学猫叫”的中国大妈,最多在列维坦的油画前哼哼两声表示已阅。

精致男不会在万达广场瞎看美女,哪怕再长再白的大腿儿晃来晃去,再娇美的脸庞儿莲蓬般摇曳多姿,再银铃般的笑声远飘蓝天白云,都气定神闲,但眼珠儿间或一转表示是个活物。精致男更不会摆谈女人,哪怕是在好友面前,哪怕自己暗恋了安妮·海瑟薇十二年。

不轻易在微信朋友圈点赞,他的赞比刘嘉玲手指上的鸽子蛋还昂贵。他像青蛙趴在水里蛰伏静默,如果某日一跃而起点个赞,那准是单位老板或赚钱伙伴吱声儿了。

精致男人精致活着,只有一个目的:再活五百年。

人这么精致下去,真活得精彩吗?我粗糙地想。

日本电影《丈夫得了抑郁症》里的高野,是个完美极致的人,他出门前都要用尺子量直裤腿儿。后来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,看什么都特别消极,扔垃圾时觉得自己也是垃圾,被确诊患抑郁症后他想跳楼。妻子不急着要丈夫马上康复,而是告诉他:做自己想做的事,吃自己想吃的东西,如果痛苦的话就不用追求完美了。妻子用积极的爱和“粗糙”的关注陪他接受治疗。

对了,喜欢一句话:万物皆有裂痕,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